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趙枝發

文選補遺卷十四

元　陳仁子　輯

上書二

諫立趙皇后書

愚曰成帝立趙后皆自武帝之立衛后家法不正也衛子夫以平陽公主謳者進身而有子趙飛燕以陽阿主歌舞者進身而無子夫進后有二曰族曰德舜娶帝堯之女禹娶塗山之女以族也商之興以有娀周之興以姜嫄以德也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於腐木畀人之言猶未至於觸其憤者家法不正言何為哉

劉輔本傳輔河間宗室人舉孝廉為襄貴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

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

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云云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論救劉輔書

致堂胡氏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戮死有餘而竟赦之雖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

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獄死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禄國欲不亡得乎○愚曰成章喜王章言王鳳之專而鳳引帝致之死成帝怒劉輔言趙后之事而后乃不引帝致之死即此二事便見王鳳之權漸盛而趙后之寵漸衰雖然輔亦宗臣劉向之亞乎

谷永 本傳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禄勳師丹大中大夫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

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

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能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訟王尊書致堂胡氏曰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行與清議合斯乃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位尊任重當為天子進賢材退不肖使卿大夫各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能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受

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懷不平之心乘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奏章之誑欺則一國闕失終莫能改為國之累豈小小哉夫三老不顧御史咸權暴揚其罪而廟堂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復用王尊拜為刺史而張忠揚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非王鳳之責與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闕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人之身三旬之間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假借名譽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俄而棄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譽再逐又再毀至於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很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為讒為邪為比附為歸怨於君父為

徼利於後來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并乙而罪之以為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訢公卿士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喋不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愚曰人臣之是非邪正察之朝廷者未必真而察之草茅者始為真王尊之為人發奸擿伏者其所長也倨嫚大言者其所短也若御史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而誣奏則朝廷之公論何如湖三老公乘興破折御史之奏而辨白則草茅之公論又何如幸而成帝聽之而尊得自明不然殆哉雖然漢之三老有益者三高帝發義帝喪則新城三老之言也武帝知戾太子寃則壺關三老之言也今成帝出王尊獄又湖三老之言也此

皆朝廷諸
臣所不及

公乘興漢書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𡨚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内侯寛中使問所徼故司隸校尉王尊

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畢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壊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萬音矩翦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翦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
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隂陽爲
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共滔天原其所
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隂賊惡口不信好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
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内懐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剌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此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令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

盜並興選賢儆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𤻯黠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
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
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
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
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
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

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論封拜丁傅書

愚曰賢臣以虛受爵禄為恥權臣以虛受爵禄為榮賢臣知有國權臣知有身也師丹目覩丁傅外家之僥心憤董賢辛臣之貴尚言官爵臣等以及親屬無功贈封于犯天怒借已諭人幾欲愧此三家者而奈何三家之不知愧也

師丹

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遂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云云時綏和二年未改元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

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頻也）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娶）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燭照也至德指謂哀

帝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帝若在前宜自肅懼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爵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左右助也讀曰佐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

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論丁傅董賢書 愚曰人君剛明則小人未足以害治人君昏愎則小人皆足以為亂

西漢之亡其天數耶抑人為之耶哀帝愎王鳳之專而欲繼以丁傅厚丁傅之寵而又繼以董賢若此專擅不亡於外戚必亡於幸臣恐不待莽而後亡也昔班固贊竇嬰田蚡灌夫以為凶德參會噫若此丁傅董三人者真凶德參會也特蚡嬰三人遇武帝剛明故同歸於治丁傅三人遇哀帝昏愎則皆同歸於亂鮑宣所言切直上引天災下援生民死亡之事使哀帝果用其言退三人而用何武龔吾知大臣用事西漢尚延數紀何至有莽者出

鮑宣本傳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宣少文多實

時帝祖母傅太后欲稱尊號丞相孔光何

武師丹傅喜等執政議失傅太后指

皆免官丁傅子弟進賢貴幸宣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

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

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口晦反)壘之

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

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

此共恭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步浪反依也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無猒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

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敺(一曰反擊也)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尺孕反)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

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
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
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
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
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
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霍豆葉也貧人茹之
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

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
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歴三公智謀威信
可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
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

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曽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厚聖人之至意深思天下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論董賢書

愚曰漢之幸臣始於鄧通而盛於董賢鄧通遇文帝是以其惡不多見董賢處哀帝故其惡愈多積若鮑宣所言雖以擯賢實以全賢也惜帝不能從耳嗚呼哀帝之賢難望文帝董賢之權過於鄧通若通猶不免死賢之死宜哉

鮑宣本傳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云云時元壽元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
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
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
以令色諛言而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並合三第尚以
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内貢獻當養

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非特忠於哀帝亦忠於董氏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

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隷

論傅喜書

愚曰處貴戚之交難也智者惟恐不退愚者惟恐不進故智氏之愎而輔果逃武氏之横而攸緒平一隱離羣而立於獨是非有高世之見不能也高武侯傅喜於傅太后為親屬太后欲與政事則爭欲稱尊號則又爭皆無一毫私念寧受策免而不阿附寧遣就國而不怨誹與諸傅驕奢貪進者不同他日王莽加害丁傅之家而喜獨全者非幸也宜也

何武

本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好學有志行哀帝即位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

唐林皆上書

空何武尚書令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趙孝成王七年）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乃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上訟陳湯書

耿育 漢書湯言黑龍非時出當復發民徙昌陵事免為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

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歴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維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西山真氏曰成帝初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為安成侯商根立逢時關内侯未幾有黄霧四塞之變諫大夫楊興等以為隂盛陽微之氣而歸咎於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時王氏之權未盛故雖傾邪如楊興猶能誦言之其後用事既久名儒如杜欽谷永大臣如張禹不惟不敢言且隂附而為説考其始末惟劉向以同姓之卿狠狠言之至於三四而近臣如王章至數鳳之罪觸死而不顧向與章固賢然皆

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至莽顓政又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載而下猶使人興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直蟯蚘糞壤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愚曰人處權臣柄政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王章之於王鳳是也獨劉向與梅福幸而不死夫劉向宗室遺老也其勢親而易梅福州縣小尉也其位卑而難帝雖未用其言而亦不加罪鳳亦不敢加禍者終其身鳳其猶畏宗臣畏公議歟

梅福 本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寖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云時永始三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簠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説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

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已和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九九筭術若令九章五曹之輩令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是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

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

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䳒音緣鳩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

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徵者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按魯三家晉六

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於再世之後遂以簒國蓋勢成而附者衆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

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陵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請封孔子後書

愚曰天下事惟觸權臣之憤者言雖公而難行惟合權臣之意者言雖私而必用夫周封四代之後而興秦滅六國之後而亡此天下不易之理也若以孔氏為殷後比之周子南君萬萬不侔匡衡言之而不行梅福言之而不納嗚呼梅福觸王鳳於前而欲獻謀於後其不納宜也異時漢立殷後卒用孔氏益斷斷不可易但福之言不合於鳳故爾

梅福本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

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並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户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令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

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愚曰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故公卿所言與雄不同姑以宣帝甘露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錦繡綺縠雜帛止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止八千斤至建平則加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哀帝之世力不如宣帝費則四倍於宣帝雖獲柔遠之虛名深費國

家之實力的而處之既不卻其朝又從裁其賜揚雄似乆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吾故曰區處之難

揚雄漢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云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微謂精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

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古地字徼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載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

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

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專制謂以為臣妾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

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藉蕩姐之場羌屬也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刈絶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

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為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轅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此於未然謂計策素定謀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中交馳其轂相擊）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

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諫伐匈奴書

西山真氏曰此篇係諫王莽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關征之其上也然周宣之世戎狄內侵豈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

難當矣而具終也又欲深入遠擊以創艾之此又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叛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顓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為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耶

嚴尤 漢書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漢秦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

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也鬴古釜字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

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令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文選補遺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十五

元 陳仁子 輯

上書三

訟馬援書

致堂胡氏曰人臣進退當於義而已援事世祖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自致身論之伐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阯劬勞鞅掌亦既勤矣固非尸祿素食無報效者及年衰齒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於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行

主春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也〇愚曰人之智易料於生前而難料於身
後馬援以智謀之雄士平生晚兵與光武合遨
遊二帝擇主而事知去就之義高談二祖辨論
短長知成敗之理聚米為山谷知形勢之曲折
鑄銅為馬式知相馬之骨法以至知王磐之敗
知呂种之禍可謂絶人獨至受梁松拜不如子
儀之待盧杞載薏苡而歸不若魯男子之於嫠
女此則援之所不能知也雖然吾不以責援而
深以此責光武也光武疑功臣其生也不能盡
其用其死也不能明其枉援平生尚義散財豈
有自私明珠者特淵遠有大畧而忽小節非援
不知身後之禍而光武不知身後之枉此難與
共安樂之讖世間不但一勾踐也而況智不如
光武
者乎

朱勃 馬援傳同郡勃字叔陽為雲陽令詣闕上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

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閒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四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幾近也兵全師進因糧

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式授反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携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

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
言横被誣罔之譏家屬杜門塋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
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
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
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
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

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漢書彭越為梁王欒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論東宮師保書（愚曰人主創業莫先於教太子故創業所以得天下教太子所以守

天下秦皇并六國而不能教二世故以亡國光武復漢祚而首能教明帝所以存國當建武間既興太學擇師儒又建東宮擇師保所以建武文治煥然可述彪之言亦知本者

班彪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逺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

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令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見漢書莫不崇簡

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名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

上誹謗書

愚曰誹謗者天理之所寓公議之所出者也左傳曰庶人謗蓋庶人不與政聞國家過失則得誹謗者也堯立誹謗之木惟恐人不言而無損於國秦立誹謗之令惟恐人有言而何益於國今孔僖與崔篆孫駰談及漢武之事乃告以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嗚呼古先帝王之得失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而曰誹謗何誣上罔世之甚也肅宗之勿問賢於秦皇遠矣

孔僖

本傳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傳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

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馳詰吏受訊傳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

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

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

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

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

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

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也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令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謁

上劉愷遜弟書

潁濱蘇轍曰天下之遜三有不若之遜有相援之遜有無故之遜遜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遜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所以盜名而欺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遜韓起范宣子之遜知伯是不若之遜也舜之命禹也遜於皐陶

命益也遜於朱虎熊羆是相撥之遜也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當襲父爵而以遜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遜焉以取高於世俗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故之遜也○愚曰讓美德也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史記世家首吳大伯列傳首伯夷皆讓也劉愷之讓雖若矯激沽名為人上者敦廉恥厚風俗為事存其大體而畧其小瑕勉諭之可也若有司欲繩之過矣賈逵之疏可激當時貪競之流范曄之論可戒後世好名之弊

賈逵 漢書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久之有司請絶愷國逵上疏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

司不原善惡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孫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漢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荊鳳明帝時為太尉鄳音盲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書

愚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故拘於應驗者難言究於人事者易見後漢郎顗襄楷各以陰陽災異自名顗薦黃瓊李固之賢而指明杜衆李

雲之冦是亦假天之説以警悟其君者也大槩
東漢至順帝權臣雖横宦寺雖强而人才尚多
猶可有為故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黄瓊
之政事貞固桓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吴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
虞詡將帥之弘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彬彬備載范史之傳論順帝
能倚而仗之又悟顗之所陳四事而振陽剛攬
權柄雖為漢之武宣不難惜乎其
倒置也若曰顗之弊失之亟過矣

郎顗 本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薦黄瓊李固並陳消災之術曰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

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熈陛下踐阼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閩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

報有言不醻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

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易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瑣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内謂之大音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稺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之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顒汎問百寮歎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

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綱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於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東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

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削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星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

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尅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

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人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

心虔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

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

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

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

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

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

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

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封梁冀書

西山真氏曰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杜喬 本傳喬字叔榮河南林慮人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公羊傳臣僕庶孽之事何休註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 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 周易旅于處得其資斧漢書音義資利也 苟遂斯道豈伊

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論中官養子襲爵書

致堂胡氏曰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為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宫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門絶人之世不為防制昏朝濁代至數千員大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為之也不幸前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畀約其品禄而禁其未然者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勲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蠧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乎

張綱漢書綱字文紀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致堂胡氏曰文帝好用黄老非黄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效臻於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政故效臻於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其從事祠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一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然黨錮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人隨才任使其治效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雖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蠧於内百姓怨於外英雄並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為知已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虚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再論宦官書

襄楷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鬬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

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脩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

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
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
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
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
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
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右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
也又問曰令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
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
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
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
重知其審令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
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
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令太平氣到或
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

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昏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雎曰以任鄙人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為妻常與沉湎于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事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事見新序

令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

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四十三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論犯贓并坐舉主書愚曰楊林犯贓坐舉主之說此漢法也漢法薦舉之路甚廣而同坐之法亦嚴如嚴延年薦獄吏有贓不入身猶坐貶秩張勃舉茂才不以實亦坐削戶二百當時貢禹請選舉不實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具嚴如此故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將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良法也第人最難知丙吉能舉于杜而不免失於萬年之諂諛何武能舉龔唐而不免失於雅拜之盤辟倫欲立罰不先立賞則嚴於誅而略於勸人亦有

所憚而畏人材亦無由見矣

此法所以貴於周而盡也

楊倫　本傳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令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已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

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

事見黃石公三畧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上救朱穆書

西山真氏曰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劉陶

漢書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註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讙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註讙頭驩兜也禮記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

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之久失故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赦之○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也○愚曰劉陶在東漢氣節挺挺文詞振發直有賈生論事之風觀穆為官者所陷陶力救之陶為官者所陷獨無能救之者噫

論賞功立后書

范曄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

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故説者識其難焉○愚曰人臣欲有言於君欲使其明白而相從不當訐直以相抗以愚觀李雲志雖忠而言則過非言事者之法也且以雲論黄精之變曰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居典兵之官使桓帝如煬帝誤殺李金才則害人多矣嗟夫帝欲不諦是何等語他主聞之尚駭況桓帝乎若此等言非但無益於國而實有害於身雖同時如劉陶之訐直亦不至觸諱

若此亦可為言者之戒

李雲

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

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揺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兾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音厄持也捉也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

北列將謂皇甫規段熲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物色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註審諦於言也○劉攽曰註帝之諦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宦官女寵書

劉瑜本傳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曰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胄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𦾔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謡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高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

傳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令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宫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隂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䍐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悲然無縁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

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令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徵行

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悁悸

論虹蜺降嘉德殿書 愚曰嘗讀范曄五行志以靈帝時北氣墮温明殿蔡邕言為天投蜺之象按元命苞曰陰陽交為虹蜺又考靈耀曰日旁氣白為虹莊子曰陽炙陰為虹

夫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則虹之氣蓋暈於日而成也今志所載氣黑如車蓋則此氣特沴氣而已今覆殿庭大位將傾未必便可指為虹蜺故辨之

楊賜 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北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

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註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註投霓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於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土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註山君位也虹霓陰氣

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闔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湯之作戒惕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内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乞斬十常侍書　愚曰世有迫於心而激於言者皆其憤之深而不獲騁焉者也雖然

憤而言猶可也憤而不止於言不可也生殺者人主之大柄也而下之人曰生某曰殺某直騁一言以為決彼非僭且狂也天下之憤莫甚於利害之相交又莫甚於上下之相蒙又莫甚者鬱抑而不得逞則激烈於言亦其大有不堪者也昔者張禹師傅也而朱雲欲斬之國忠宰相而唐兵搶揭之誅賞之權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幾若倒置者而君子以為其為惡也固其為憤也切則其言自有不獲止者張均斬十常侍之疏吾因得以諒其憤矣靈帝不從所言以釋其憤遂使誣奏以死虛言不中則積為袁紹舉兵之憤興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而事勢去矣鈞言雖憤也其猶可為哉

張鈞漢書鈞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

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蠧害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

中山張鈞

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任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

文選補遺卷十五

文選補遺卷十五